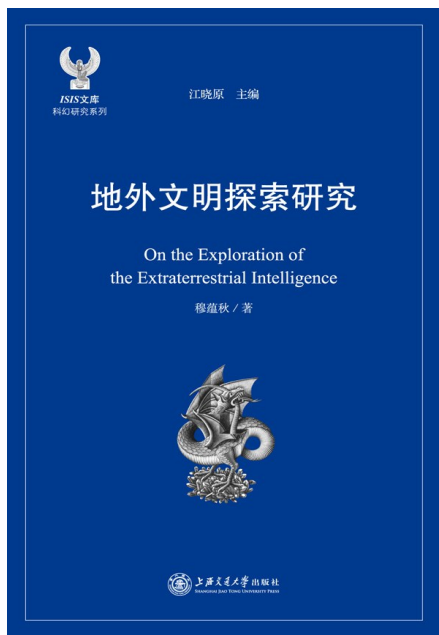


# 科学幻想可以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

□ 江晓原



《地外文明探索研究》，穆蕴秋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大约从2004年开始，我尝试耕种一小块“学术自留地”——后来我给它定名为“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穆蕴秋的论文《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是这个方向上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最初我耕种这块小自留地，只是因为学习难改，什么事情都想和“学术”联系起来，看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后来搞得比较认真了，就开始思考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在我们以往习惯的观念中，科幻作品经常和“儿童文学”“青少年读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就连刘慈欣为亚洲人赢得了首个雨果奖的作品《三体》，它的英文版发布会居然是在上海一个童书展上举行的。这使得科幻作品根本不可能进入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范畴之内。科学史研究者虽然经常饱受来自科学界或科学崇拜者的白眼（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史研究者是因为“搞

不了科学才去搞科学史”的），但他们自己对科幻却是从来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传统的思路是指研究科学历史上“善而有成”的事情，所以传统科学史为我们呈现的科学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成就接着另一个成就，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的辉煌历史。而事实上，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除了“善而有成”的事情，当然还有种种“善而无成”“恶而有成”以及“恶而无成”的事情，只不过这些事情在传统科学史中通常都被过滤掉了。出于传授科学知识的方便，或是出于教化的目的，过滤掉那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了。

马利翁……，都曾非常认真地讨论过月亮上、火星上甚至太阳上的智慧生命，设计过和这些智慧生命进行通信的种种方案。以今天的科学知识和眼光来看，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不是臆想，就是谬误，如果称之为“科学幻想”，简直就是像是在抬举美化它们了。然而，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当年都曾以学术文本的形式发表在最严肃、最高端的科学刊物上。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恰恰就是将天文学史上这些在今天看来毫无疑问属于“无成”的探索过程挖掘了出来，重现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些“无成”之事后面的科学脉络和历史背景。她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通过天文学史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间的边界，从来都是开放的。或者说，可以说，“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

间，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边界。

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幻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卷2期（2012年）上联名发表了题为《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的论文，集中阐释了这一结论及其意义。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以及她近年与我合作的十多篇学术论文，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这些论文表明：一方面，将科幻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范畴，就为科学史研究找到了一块新天地，科学史研究将可以开拓出一片新边疆；另一方面，将科学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引入科幻研究，又给科幻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术面貌。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这是作者为《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你惊讶于他“变身术”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兴趣的多元。这种兴趣的多元也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自194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迄今，他已在境内外出版作品300余部，杂诗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小品、剧本以及评论等文体。

## 刘兴诗：幻想从现实起飞

□ 姚利芬



这个已是望九之年的老头儿是一个奇妙而多维的存在，他有俩名片，一张名片叫“正经”，按照惯例写着：刘兴诗，地质学教授、史前考古学研究员、果树古生态环境学研究员、作家；另一张则不那么正经，正面上有三种身份：教书匠、爬山匠、爬楼匠，并题自嘲诗：“出塞入塞退休老头，穷极潦倒文字壮丁”。背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他擅长的各色领域：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新构造运动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史前考古学、科普创作、儿童文学作家、旅游资源开发或其他杂学，计10种左右的学科门类。

两年前，因为做科幻创作调查的课题，我曾联系刘老采访。电话接通，我刚表明“来意”，就被这个老头儿硬生生挡回去了——“我不是科幻作家，不要拿这个标签定义我。”噢，明明被誉为“中国科幻小说鼻祖之一”，写出了广有影响响的科幻作品《美洲来的哥伦布》，缘何说自己不是科幻作家？后来到刘老家中采访，与他畅聊6个小时，从日本鬼子打来，南京大撤退，当时尚幼的他带的“干粮”——几本小小的童话书聊到重

庆南开中学度过的美好的少年时期，再到求学北大，那里带给他的影响，得益于开放包容的校风以及像冯至、戴望舒等大师们的亲身垂教。刘老言谈之间不无感恩，“每次回北大，一进西门，就觉得一股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声音响起来了，就像《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失败后回到家乡，推开家里的木门，那个熟悉得令人心疼的嘎吱嘎吱响的声音传来。”

刘老认为，科幻应该具备文学性、科学性、民族化和联系现实四个要素，其中“科学性”和“现实性”又是他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会再三提起和强调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前期准备资料和考证的时间花了大概20年，就因为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迟迟没有下笔。做完详尽的科学考证，真正开始写作只花了十几天的时间。金涛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评价说好像嚼了几两海水一样。

他解释为何这部小说的场景描写那么真实，“你知道我找了多少科学材料，多少文学材料？花了多少时间仔细琢磨透了当地的气候环境才能如实写到纸上？”上个世纪60年代，“我还为科幻流过血”，他身上那种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与凛然

至今可见。至于为何不愿被人称为科幻作家？我想大概是一种对科幻又爱又恨的感情使然：一是因为他一直以惯之，以撰写科研论文的精神来写作科幻的做法鲜有科幻作家能企及；二是因为科幻所受的苦难也让他索性自我淡出。

他兴趣广泛，广为涉猎。少时便喜欢国文、历史、地理等。“我喜欢古典诗词，而且格律一点不会错”，这位老爷子颇为自得，闲时还会读《圣经》等宗教文学，种种均为他的科普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颇受好评，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该书介绍了我国境内丰富的气候带内有关的自然环境、地域空间和自然现象。有实地考察，也不乏有趣的故事。文字优美，通俗易懂，兼有浓烈的美学旨趣。

当问起他这本书为什么会获奖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对国家、人民的爱写出来了。他认为真实的爱，就是一种特殊的美。这是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要以为科普作品就是干巴巴的科学知识，真正好的科普作品是需要神韵的。实际上，“爱国者”也是刘老认为自己身上最大的特质。

在创作的诸多文类和作品中，刘老最满意的文类是童话，偏爱唯美主义的风格，自己的作品中最喜欢《星孩子》。他的小说中经常会塑造硬汉的形象，类似海明威笔下的那类硬汉，他说这与自己的人生追求有关，“别人也认为我是个硬汉，在野外考察，我经历过很多场面，总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去，撤退的时候我在最后面，‘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我的信条，也是我一生践行的准则。我从来没向困难和权势低过头，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社会上的斗争，而且每天我都很高兴。”

尽管创作成绩赫然，但刘老认为人生和创作都需要重新再来，不断创新。学习女排精神，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他还喜欢吃奶油蛋糕和做梦，因为在“梦里张开双手，一下子就能飞起来，真的好极了……”。梦醒时，他是一位勤恳耕耘的作家，“我喜欢不断地重新开始，探索新的可能。也愿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山野考察里跨出最后一步，或者伏案写作中度过。”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文学博士）

## 我以诗作悦慈颜

□ 苏青

2018年5月3日，是我57岁生日。57年前，母亲生下了我。那一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祖父也因饥饿水腫而死。据父亲说，当时凭出生证，可以给产妇供应一斤肉、一斤蛋补充营养。但是，父亲跑遍了整个长沙市的商铺，没有见到一星肉、一个蛋；最后，还是在偏远公社的一个小商店里，才买到一小瓶豆子碎肉罐头。至今想来，仍令人心酸不已。

我出生后不久，母亲从江西煤炭学院选煤专业毕业。其时，各领域都缺技术人才，但是，为了替国家分忧解难，母亲那届毕业生全都响应号召，在家待业，自谋生路。可以想象，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上要赡养老人，下要哺育儿女，生活该有多么艰难！

小时候，我们兄妹三人曾在江西萍乡生活过一段时间。记得有一天，家门口来了一个要饭的妇女，还带着两个孩子，母亲给了她们一碗饭后，那女人还不肯走。母亲就让我把压岁钱拿出来给她们，压岁钱装在一个小雪花膏盒子里，大约有四五枚硬币。我找出其中一两枚面值小的递过去，母亲很生气，让我全部给了她们。要饭的走后，母亲对我说：“人家饭都没有吃，我们怎能那么小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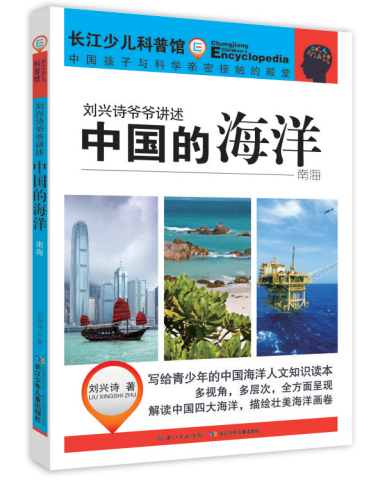
可以说，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深受父母言传身教，懂得人要善良，要有同情心，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感恩父母给予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教育我成长，培育我成才。父母的恩情比天高，孩儿永志不能忘。2017年“五一”期间，我和妻子回长沙与父母团聚，并在生日那天作诗一首，以谢父母恩情。“忆忆五十六年前，灾荒岁月降人间。踏遍星城无肉迹，寻尽商铺绝绝颜。为父方知育子苦，庆生更觉奉慈甜。难得偷闲却公务，叩谢高堂享欢颜。”

父亲出生于长沙郊区农村，兄妹众多，家境艰难。1952年，初中还未毕业，不满17岁的父亲就私自报名考取了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学习勘探技术；次年毕业，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分配到位于萍乡的地质调查所第一普查勘探大队（901地质大队前身），开始了长达18年的地质勘探生涯。他先后参与完成江西省第一份地质报告——萍乡高坑煤矿详查地质报告，设计了65毫米小口径钻井的取芯工具以及微型反循环钻进法，创新黄金堆塔斯特地层钻进方法，执笔完成我国第一部喀斯特地层钻进工艺，被评为省地质系统劳动模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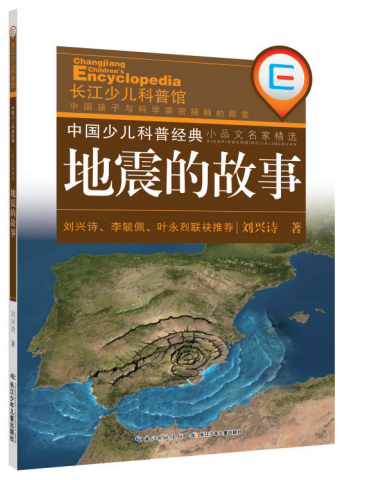
1970年6月8日，父亲负责的勘探井在清江县（现樟树市）毛垅村钻探施工，意外地发现了盐岩。六八盐矿（后改为江西盐矿）筹备小组遂成立，父亲负责生产组，很快组织打下了第一口盐井，并于当年10月1日熬出一锅食盐。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一直分属两个地质大队，长年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寻煤找矿，两地分居。江西盐矿成立后，全家开始真正团聚，父亲干到总工程师，成为绝对业务权威。从此，我们兄妹三人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恢复高考后，先后考上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那批大学生。

1956年，母亲不顾家人反对，响应上级领导号召，成为农村第一批有知识的农民，之后两年备受磨难与冷落。1958年，母亲离家出走，与远在江西从事地质工作的父亲结婚，在两个大家族轰动一时。1985年，一场大病后，母亲开始行动不便，便提前退休。父亲遂回长沙老家重新择业，精心照顾母亲。先是大学任教，教书育人；退休后，专注于实业，用其所学服务社会；晚年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扶贫济困，广施善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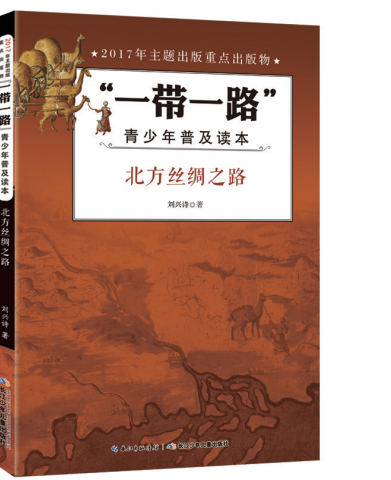
父亲母亲一辈子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携手并肩走过了整整60年。2018年清明小长假，我与妻子同回长沙，喜贺父亲母亲钻石婚，谨作小诗，以表孝心，以悦慈颜。“椿萱并茂结石婚，耄耋人生情愈浓。相爱如诗写浪漫，居家似筑展厨工。黑煤白盐行油蜡，贤勇惠女育子孙。高堂在上言行范，百花争艳万树蕊。”



解读中国四大海洋，介绍中国海洋知识、中华航海事业活动历史。2017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精、短、美的小品文，讲述历史上中外大地震中发生的故事。穿插专业地质现象解释，人文关怀与科学普及相结合。



青少年了解我国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普及读本。2017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展现中国二十四节气智慧，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完美结合。科普大家与知名插画师联手打造的中国原创科普绘本。

### 科普出版从经营作品到经营作家转型

## 长江少儿社打造少儿科普重镇

□ 余若歌

一直以来，儿童文学和图画书都是少儿图书市场的重头戏，占据着整个少儿图书市场近60%的市场份额，而少儿科普尤其是原创科普童书的创作和出版较为匮乏。但随着“中国原创”日益被重视，完善产品线建设，加强对科普板块优质资源的开发成为少儿社的重点工作。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江少儿社）从20世纪80年代建社之初开始，便致力于少儿科普板块的长期建设，并与刘兴诗、李毓佩、叶永烈、张冲等一批国内优秀科普作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近年来，长江少儿社不断加强科普产品线建设，推出了“少儿科普名家”“李毓佩数学故事”“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中国原创科学童话大系”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优秀科普图书，形成了多个科普精品项目。长江少儿社科普编辑室副主任胡星坦言，上述成绩的取得，与该社长

期坚持少儿科普专业化发展，坚持“打造少儿科普重镇”的目标，坚持原创与引进并行的策略，注重抢抓优质作家作品资源，以及一代代热爱科普出版的编辑团队是分不开的。

好的科普作品离不开作者对专业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作者本身对其他相关学科的认识，这也是86岁高龄的刘兴诗从始至终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将自己60多年的科学研究、考察经验融入作品中，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方式——兼顾科学的严谨与行文的优美，成为我国科普创作界为数不多的跨专业研究与创作的作家。正是长江少儿社的编辑团队“慧眼识珠”，不仅以此提炼出刘兴诗的作品特色，还将其定位于社内的重点原创科普项目，制定了成体系的出版规划。

从2013年开始，长江少儿社不再以单本或小套系形式出版刘兴诗的科普作品，而是做整体布局，计划重磅推出“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胡星

介绍，2013年初，该社科普编辑室主任何尊文（现为长江少儿社副社长）将《刘兴诗经典科学童话》交由其责编。“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刘兴诗老师的科普作品行文十分优美，科学知识深入浅出，便顺势挖掘出刘老师的《讲给孩子系列》。而且，当时长江少儿社科普编辑室与刘兴诗工作室同为中国科普技术协会科普示范团队，以此为契机，长江少儿社与刘兴诗的“亲密关系”逐步建立。

作为长江少儿社的重点原创科普项目，该社科普编辑室将刘兴诗的50部作品纳入“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并精心打磨。该系列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也成为长江少儿社第一个名家科普品牌，成功实现了长江少儿社科普出版从经营作品到经营作家的转型。截至2017年3月，“刘兴诗爷爷讲述系列”已出版图书45种，净发行码洋达1200万元，还获得“2014年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等3个国家级奖项。

据开卷显示，少儿科普图书榜单前100名中，引进类占70%以上，经典整理汇编类占20%左右，原创科普凤毛麟角。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原创科普成为国内少儿科普图书出版的短板。然而，植根于少儿科普领域的长江少儿社历来十分重视“原创科普”，“原创”也成为长江少儿社科普板块的重点布局方向。

长江少儿社副社长何尊文表示，植根于少儿科普领域的长江少儿社历来十分重视“原创科普”，“原创”已成为长江少儿社科普板块的重点布局方向。2015年提出的“长江少儿科普”项目规划立足本土原创，统辖“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学寓言”“科学绘本”“科学实验”等细分分支项目，根据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读者阅读需求以及销售渠道的差异化，做针对性产品开发，力求产品多样化，打造少儿科普重镇。

## 北方丝绸之路

□ 刘兴诗

黄沙漫漫，黄沙漫漫……西域路上说不完的茫茫大沙漠，看不透的神秘戈壁滩，掩藏着多少模糊脚印。他们或是西方胡人，或是东方汉子，留下重重叠叠足迹，分不清中，分不清你我他。一粒沙，一个世界；一个脚印，一个典故；一个生命，一篇历史。许许多多古今传奇故事，岂能一下子说完？

雪山高高，雪山高高……望不尽的冰峰雪岭，阻挡了远行者的视线，使人看不见山背后的另一片天延续有多远。那边的碧眼儿、虬髯，可也曾仰首往这边看？企盼，企盼，说不尽的期待与心愿。

驼铃叮当响，驼铃叮当响……一队队异国客商来自遥远的西域，走向东方的汉唐。汉使华商络绎不绝，去往波斯、拜占庭，大地上另一个方向。路漫漫，心切切，都是受这文明“丝路”牵引，一番爱心诚意召唤。

东方丝绸，西方骏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一路上留下多少回响。互通有无、互爱互敬，爱的“丝路”无限长，文明花朵处处绽放。悠悠两千年，东西八万里。几多人物，几多故事，几多记忆，几多辉煌。一条丝绸之路牵连着东方和西方，结下深深友谊，谱写出一篇篇瑰丽篇章。这才是纯真友谊的纽带，这才是崇高的世界大同理想。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为你衷心赞叹，我为你欢呼歌唱。古时多少故事、多少英雄人物，岂能一一细数，仔细盘点业绩，清理短短长长？俱往矣！千年复千年，已成历史。且看今日“一带一路”重统芬芳，崭新宏图令人向往，世界首企望。（选自《“一带一路”青少年普及读本·北方丝绸之路》，刘兴诗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

